夜航船

夜航船卷之七

古歙陶菴老人紬

政事部

經濟

平米價　趙清獻公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貴飢死者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人禁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于是米商輳集米價頓賤

禁閉糴　撫州飢黄震奉命往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强糴者斬八字揭于市米價遂平

但笑佳禾　張全義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佳麥良蠶乃笑耳由是民競耕蠶遂成富庶

擊鼓剿賊　魏李崇為兖州刺史兖舊多刼盜崇令村置一樓樓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皆發人守險由是賊無不獲

斷絕扳累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諸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扳引受累必多矣

擢用樞密　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矣上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分封大國　漢患諸侯強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封其子弟而漢爲定其封號漢有厚恩而諸侯自分析弱小云

徵會封禪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備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最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勿許今遣一使徵其

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息鼓高枕而卧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

預給歲幣　契丹奏請歲給外别假錢帛幣真宗以示王旦公曰夷狄貪婪漸不可長可於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微末依常數與之以後永不為例

責具領狀　王陽明旣擒宸濠囚于浙省時武廟南幸駐蹕留都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俟聖駕親往擒獲差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貴具領狀中貴

懼事遂寢

競渡救荒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淹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並興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兩浙大飢唯杭宴然

比折除過　韓琦知鄆州京中素多盜捕法以百日為限限中不獲抵罪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故盜多獲

中宮毀劵　梅國楨知固安有中官操豚蹄為餉請徵

債于民國楨曰今日為君了此急牒民至趨令鬻妻償貴人債僞遣人持金買其妻追與偕入民夫婦不知也楨大聲語民曰非爾父母官立刻拆爾夫婦妻奈貴人債義不容緩但從此分離終身不復見矣容爾盡言訣別陽為墮淚民夫婦哀慟難離中官為之酸楚竟毀券而去

宣勅嫳奸　况鍾知蘇州初視事陽為木訥胥有弊蠹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不之校既期月一旦宣勅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竊賄若干然乎某曰某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辯立擲殺六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

震悚革心奉民命稱之曰況青天

積獘頓革　劉大夏為户部侍郎理北邊粮草尚書周經謂曰倉塲告乏之粮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曰某倉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粮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蓋往時來告者粮必限以千百石草必限以十萬束方准以至中貴子弟為市包買以圖

利息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不必
中貴包買足數然後整告也幾十年積弊一朝頓革

築牆屋外　許逵為樂陵令時流寇勢熾逵預築牆城
浚隍使民各築牆屋外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僅
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
伍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
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境

承命草制　梁儲在內閣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地益其
封疆朱寧江彬等受其賄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
道執奏不聽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引疾不出上震
怒內臣至閣督促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遂承命

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
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
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
地不吝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
聽奸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
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
可虞其弗與事遂寢
平定二亂　張佳亂因浙兵減粮辱巡撫為亂受命視
師兩浙將抵杭復聞市民因受役不均聚衆焚刼鄉
紳有亡賴丁仕卿者為首佳倡亂促駕曰速驅之尚
可離而二也到臺召營兵為亂者撫之曰汝曹終歲

有守衛功前撫減粮誠悞今市井無亡賴亦為亂彼無他勞不可以汝曹為例可為我捕之功成不獨論贖且有賞也衆踴躍聽命遂薄亂民敗之擒捕丁仕卿等立會諸司訊之得其挾刃而要金帛者五十餘人皆梟之餘悉放歸于是諸亡賴皆帖然解散佳亂乃復營兵餉窓廉其倡亂者名因捕數人曰汝為亂首吾故欲貸汝天子三尺不貸汝遂斬之因馳使遍敉七營曰亂者已獓服辜今以爾有功天子不欲盡誅汝當盡力報國不五日二亂平定

轉賜將士　李匡已為盧節度使畏德宗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

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感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悦從之正己大慙服

一軍皆甲　段秀實為邠州都虞侯行營節度郭晞縱士卒為暴秀實列卒取十七人斷首注槊上植市門外一軍皆甲秀實詣軍門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因讓晞晞謝過邠州由是無禍

各自言姓名　大將田希鑒附朱泚泚敗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州希鑒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也希鑒不復疑晟於伏甲而宴宴畢引諸將下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三十餘

人數其罪殺之顧希鑒曰田郎不得無過并立斬

為三難　解于侁字子駿方新法行諸路騷動侁奉使

九載獨公心處之蘇軾稱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

廢親為三難司馬光當國除京東轉運曰子駿福星

也

平原自無　史弼為平原相時舉鈎黨惟平原獨無詔

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

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野

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

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

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燭姦

責具原狀　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宗命一御史案之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原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驗與原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驗火燒屍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訟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市布得盜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蠅蚋近馬首

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鞫之布主即劫布商賊也

旋風吹葉　周新坐堂問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

帷鐘辨盜　陳述古令浦城有失物莫知為盜者乃紿曰某所有鐘能辨盜盜摸則鐘自鳴陰使人以煤塗而帷之令囚入摸惟一囚手無煤訊之果服

折蘆辨盜　劉宰為泰興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二僕婦

在訊之莫肯承寧命各持蘆去曰不盜者明日蘆自若果盜明旦則蘆長二寸明旦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許之盜遂服

遣婦縛奸　陸雲為浚義令有殺人不得其主者雲囚其妻十許日密令人尾其後屬曰其去不遠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乃與婦私通共殺其夫聞出獄探消息懼近縣故遠相候耳一縣稱為神明

捕僧釋寃　元絳攝上元令有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為盜斷足妻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遣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服矣陰使跡其後見一僧迎之私

語即捕僧乃乘機與其妻共殺甲者

井中死人　張昇知潤州有報井中死人者一婦人往視曰吾夫也昇令其親鄰驗之井深莫可辨昇曰衆不能辨婦人何遂知其為夫即付所司鞫之果其婦與姦夫所謀者

食用左手　王維熙鹽城尉有羣飲而斃者俱不伏罪脫其械而與飲食問一人曰汝用左手而死者傷右尚何拒囚無辨而擬抵

盗首私宰　葉賓知南安有盗截牛舌其主以聞賓陽叱去陰令屠之即有首私宰耕牛者賓截牛舌者汝也果服

留刀獲盜　劉崇龜爲廣州刺史有少年泊舟江濱見一妙姬倚閭殊不避少年挑之曰黃昏到宅是夕果啓扉待之少年未至一盜入扉姬不知即身就之盜疑見執遂刺姬死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岸岸上人云夜有某客船去矣捕者追獲具實吐之觀其刀乃屠家物崇龜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士集合境庖丁既集復曰已晚留刀於廚除以殺人刀換下比明各來請刀獨一屠不認因詰之曰此非某刀乃某人刀耳命擒之則已竄矣崇龜以合死之囚代少年侵夜斃於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歸家遂就擒服罪

命取佛首　程顥為鄠主簿僧寺有石佛歲傳佛首放光士民競往顥戒曰俟後現當取其首就觀之光遂止

識猴為盜　楊繪知興元有盜庫縑者繪跡踪之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一訊而服

聞哭知姦　國僑字子產嘗晨出聞婦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凡人於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危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俗故信巫歲為河伯娶婦以攫利選室女以投於河豹及期往視指女曰醜煩

大巫先報河伯如其不欲還當另選美者呼吏投巫於河少頃曰何久不復我又投一人往速羣奸驚懼乞命從此弊絕

哭夫不哀　嚴遵為揚州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火死遵使輿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更日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錐貫頂乃以淫殺其夫者

命七給子　張詠知杭州有子與壻訟家產者壻言舅終子纔三歲遺書令異日三分付子七壻得其七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七與子子死矣命三給壻七給子

怒逮婦人

婦至克敬怒曰豈有逮婦人于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敎甚矣自後不許著爲令　王克敬兩浙運使有逮犯私鹽者以一少

斷絲及雞

𤤽𤤽令掛絲於柱鞭之微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問何以飼雞一云豆一云粟破雞得粟罪言豆者民稱傳聖　傅𤤽山陰令有賣鍼賣糖老嫗爭團絲訴

老翁兒無影

宿而死後產一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吾父之子爭財久而不決丙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　丙吉知陳留富翁九十無男娶鄰女一

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石璞江西副使時有民娶婦三日壻與婦往拜岳家壻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掠自誣服璞猶疑殺人而棄屍必深怨者為之彼新婚燕好胡乃爾爾夜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婦與人私而夫枉死且受汙名于理安乎神其以夢示我果夢神授一麥字璞曰此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令械因囚待時行刑因未出璞見一童子窺門内乃令人捽入曰爾羽客胡為至此得非爾師令偵某囚事耶童子大驚吐實乃二道士素與婦通見逐之麥叢中人因號曰斷鬼石

視首皮肉　民有利姪之富者醉而拉殺之於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姦名并除之乃斬妻首并拉殺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迎上司於二十里外聞報時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即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曰婦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寄獄俟旦鞫之別發一票速取某女來女至則攜入衙以果食之好言細問竟得其情父子服罪

法驗女眉及喉　劉鳴謙守杭州有劉氏女所居淺陋鄰少年張窺其父夜躍上樓穴窗入女大呼賊父驚起鄰少年不能脫執而髡之少年昆弟號於衆曰伊

父實以女悵而又弃之女聞之拊膺曰天乎辱人至於此遂自謚縊張乃賄其父金當讞訴女已承汚但特羞姦露耳嗚謙得女貞烈父受金狀乃令以法驗女眉及喉實處子與從事劉公訊治之張伏法百姓謠曰兩劉哲一劉烈江河海流合

花瓶水殺人　汪待舉守郡郡民有飲客者客醉卧空室中客夜醉渴索漿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次早啓户客死矣其家訟之待舉究中所有物惟瓶中浸旱蓮花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乃白

識斷

斬亂絲　高洋內明而外晦衆莫能知獨歡異之曰此兒識慮過吾時歡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持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立破枉獄　陸光祖為濬令濬才士盧柟被前令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為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陸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為吏部黜陟自由絕不關白臺省

即斬叛使　胡興為趙府長史漢庶人將反密使至趙

王大驚將執奏之興曰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一事泄是趣之叛一旦日盡殲之漢平宣廟閒斬使事曰吾叔非二心者趙遂得免

監國解紛　張說有辨才能斷大議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謀破斐語塞矣帝如其言議遂息

斷殺不孝　張晉為刑部時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子以為盜也瞷其入撲殺之取燈視之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為父又不宜誅獄久不決晉判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

使父負為盜不孝明矣竟殺之

刺酋試藥　曹克明有智畧真宗朝累官十州都巡檢酋蠻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傳之創立愈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取箭刺酋股而傳以藥酋立死羣酋慙懼而去

杖逐桎梏　黃震為廣德通判廣德俗有自帶枷鎻求赦于神者震見一人名問之乃兵也即令自招其罪卒曰無有震曰爾罪必多但不可對人言故告神求赦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

一錢斬吏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鬢邊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强項不屈詠固命杖之吏曰爾能杖我不能殺我詠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强項令　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殺人宣就主車前取殺之主訴於帝帝令宣謝主宣不拜帝令捺伏宣以手據地不伏俯帝勑曰强項令去

南山判　武后時李元紘遷雍州司户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元紘判與僧長史竇懷貞大懼促紘改判紘大署判尾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也

腕可斷　唐韓偓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言貽範居喪未數月使治事傷孝子心學士使馬

從皓偪偓草之偓曰腕可斷制不可草

麻出必壞　唐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為諫議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慟哭於廷齡遂不得相

判誅舞文　柳公綽為節度使行部至鄉縣有奸吏舞文誣其縣令貪者縣令以公素持法必殺貪官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鐵船渡海　賈郁性峭直不能容過為仙遊令及受代一吏酗酒郁怒曰吾再典此邑必懲此輩吏揚言曰造鐵船渡海也郁後復典是邑吏盜庫錢數萬郁判曰竊銅鑼以肥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鎚因決杖從之

其情可原　孫唐卿判陝州民有母再嫁而死及葬父遂盜母之喪而祔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曰是知有孝不知有法其情可原乃判釋之

問大姓主名　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名吏數閭里豪强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京師肅然

引燭焚詔　李沆為平章一夕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天何言哉　真宗恥澶淵之盟聽王欽若天書之計而行封禪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

豈有書也帝默然

禮宜從厚　李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他日太后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乃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服后殮用水銀崇勳馳告太后乃許之後荊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因慟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奏留祠廟　張方平判應天府時司農遵王安石鬻祠廟於民法方平託劉摯為奏曰閼伯遷商丘主祀香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是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取微細實傷國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賣

收縛誣罔　雋不疑為京兆尹有男子乘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列侯公卿以下襍職視至者莫敢言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

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驗治得奸詐坐誣罔不道要斬

捕脯小龍　程顥為上元主簿有善政茅山池有小龍得見者奉以神民走若狂顥捕而脯之

汰僧為兵　宋胡旦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乃悉黥為兵以同時所汰尼僧配之

俟面奏　寇天敘以應天府丞攝尹事時武宗南巡權嬖鴟張索賄拂其意禍且立至天敘曰與其行賄改節不若得罪去官凡有所需直阻之曰俟面奏旨與

則與皆莫誰何驛九閱月費且不貲而民不病

破柱戮奸　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

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

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

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時朝廷日亂

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自高有景仰之者

清廉

冰壺　杜詩冰壺玉鑑懸清秋姚元崇所作冰壺言其洞徹無瑕澄空見底杜詩清廉有類於是

齋馬　唐馮元叔歷欽浚儀始平尹單騎赴任未常以妻子之官所乘馬不食民間芻豆人謂之齋馬

廉能　周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廉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廉辨

冰清衡平　華康直知光化豐稷知穀城廉而且平時人歌之曰華光化豐穀城清如冰平如衡

釜中生魚　晉范丹字史雲桓帝時為萊蕪長人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長

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始至官乘薄笨車黃牸牛布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故留之明交河令葉好文亦留三犢與貧民為耕

酹酒獻還　後漢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有羌人獻金馬者奐名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以不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威化大行

食饌一口　北齊彭城王攸自滄州召還父老相率具饌曰殿下惟飲此鄉水未嘗百姓饌聊獻疏薄攸食一口

臣心如水　前漢成帝時鄭崇為尚書好直諫貴戚多讚譖之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絶貴戚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清乎尚書之言　後漢鍾離意為尚書令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資物陳於帝前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帝怪之荅曰孔子忍渴於貪泉曾參迴車於勝母惡其名也贓穢之資誠不敢拜受上嘆曰清乎尚書之言

乘止一馬　朱敬則為盧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

酌水奉餞　隋趙範為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

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奉餞

鬱林石　吳陸績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能道海乃取一大石置舟中以歸人號鬱林石

只談風月　徐勉遷吏部尚書常與門人夜集有為人求官者勉曰今夕只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市肉三觔　海瑞為淳安令一日胡總制語三司諸道曰昨聞海令市肉三觔矣可往察之乃知為母上壽所需也

一文不直　薛大楹主南昌簿嘗標其門曰要一文不直一文

原封回贈　吳讓知臨桂縣不三年超陞慶遠知府南

丹諸土官各饋金為贄讓却不受口占絶句遺之曰
貪泉爽酌吾何敢暮夜懷金豈不知寄語丹州賢太
守原封回贈莫相疑

書堂自勵陳幼　陳幼學知湖州書於堂曰受一文枉
法錢幽有鬼神明有禁行半點虧心事遠在兒孫近
在身

畫菜於堂　徐九經令句容及滿去父老兒稚挽衣泣
曰公幸訓我公曰惟儉與勤及忍耳嘗圖一菜於堂
題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所
畫菜而書勤儉忍三字於上曰徐公三字經

御書褒清　程元鳳官拜右丞相兼樞密御書清忠儒

碩昭先六字褒之

清白太守子　王應麟守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曰此清白太守子也

劉窮　劉壍龍驤衛人少業儒長襲世職居官廉潔人呼為青菜劉或呼為劉窮繼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劉窮耶可其奏

清化著名　韋謏少好文學羣言秘要之義無不綜覽後仕石季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

廉讓之間　范柏年初見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

清白遺子孫　鄭述祖仕齊為兗州刺史其父亦嘗為此州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尚有同及病曰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

清有父風　柳玭仲郢子為嶺南節度使副廨中橘熟既食乃納直於官拜御史大夫清直有父風

懸魚　羊續南陽守入境即微服閒行凡令長貪潔吏民良猾者皆廉知其狀一郡震竦府丞以生魚獻受而懸之庭柱其後進妻孥子祕入郡舍不納妻怒檢室中惟布衾鹽菜而已

自控妻驢　宋李若谷赴長社主簿自控妻驢故人韓

億為負行李將入境謂韓曰恐縣吏迎至篋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別

埋羹　王璡寧波守操行廉潔自奉尤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令輟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進餅不受　明戴鵬會稽知縣清慎自守時軍駐四明鵬往供饋餉期限嚴急率民步行日晡飢甚從者進餅却不受掬道旁水飲之

僅二竹籠　明軒輗由御史出為按察使清約自持四時一布袍常蔬食約諸僚友三日出俸市肉一觔多不能堪待故舊惟一肉或殺雞輒驚曰軒廉使殺雞待客矣後以都御史致仕上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

歸家僅二竹籠是汝手輒頓首謝

符青菜　明符驗守常州不攜家持二敝篋一童僕日供惟蔬人目為符青菜銳意鋤強凡橫於鄉者雖竄匿期必得之苟奉法而至亦不深求歲大旱蝗日循行督捕每出以筐承來數升柴數束自給不勞民供億

清乃獲罪　南北朝沈巑之丹徒令以清介不通左右被譖逮繫尚方帝名問對曰臣清乃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奉要人耳帝問要人為誰指曰此赤衣誰郎皆是復任丹徒

橐無可贈　南北朝劉溉建安太守故人任昉以詩寄

漑求一衫漑檢中無可贈者荅詩曰予衣本百結閩鄉徒八蠶

不持一硯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必進數倍以遺要人拯命僅足貢數即已秩滿歸不持一硯

日唯啖菜　宋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爲幕希得曰吾家起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惟啖菜一介不妄取也

命還砧石　宋凌沖令含山律已甚嚴一介不妄取見歸裝有一砧石詑曰非吾來時物也命還之

毋撓其清　唐蔣沆歷長安咸陽高陵諸邑令多卓異聲郭子儀過高陵戒麾下曰蔣賢令供億得蔬食足

矣毋撓其清也

杯水餞公　隋趙軌齊川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庭軌遣拾還之及被名父老揮泣送曰公清如水不敢以壺漿相溷敬持杯水餞公軌受而飲之

挂床去任　三國裴潛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任挂之梁間介人服其介

置瓜不剖　蘇瓊守清河先達趙潁獻園瓜瓊勉留置梁上不剖食人聞受潁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瓜猶在相顧而去

受職

筮仕　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

下車　李白為南昌宰去思碑云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愛之

瓜期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書考　書經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增秩　前漢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使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績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報政　史記伯禽受封之魯三年然後報政周公曰何

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祀喪三年而後除之故遲

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速也曰吾簡其

君臣禮從其俗也故速

一行作吏　晋嵇叔夜與山巨源書云遊山澤觀魚鳥

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窮猿奔林　李充字弘度嘗嘆不被遇殷浩問君能屈

志百里否李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

暇擇木遂授剡縣

有蟹無監州　宋初通判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州監

有錢昆者浙人嗜蟹嘗求補外曰但得有蟹無監州

則可東坡詩云欲向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致仕　遺愛

蜘蛛隱　龔舍仕楚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挂冠而去時號為蜘蛛隱

從赤松子遊　張良辭高祖曰臣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侯此布衣之極于願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鴟夷子皮　范蠡滅吴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遂乘輕舟泛湖而去自號鴟夷子皮

東門挂冠　漢逢萌見王莽殺其子告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遂挂冠東門而去

思蓴鱸　晉張翰齊王冏辟為大司馬功曹翰見秋風起思吳江蓴羹鱸膾歎曰人生貴適意安能覊宦數千里遂命駕而歸

二疏歸老　漢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若告老以歸骸骨即日辭官上許之故人設餞東門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襆被而出　晉魏舒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我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僚素無清問者咸有愧色

棄荏席黴　晉文公棄荏席黴黑曩犯辭歸言文公棄其卧席之黴黑曩犯以其棄舊戀新故辭歸

乞骸骨　漢宣帝朝丞相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某甘棠　詩經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巡行南陽聽政于甘棠後人思其恩澤故戒勿翦伐

生祠　漢于公決獄平民立祠生祀之生祠始此

脫韡　唐崔戎自刺史遷官民擁留抱持取其韡今之脫韡始此

桐鄉　前漢朱邑為桐鄉令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吏民必葬我于桐鄉後世子孫奉我或不如桐鄉百

姓

野哭　子産相鄭及卒國人哭于巷農夫哭于野商人

罷市而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聲

墮淚碑　晋羊祜以清德聞及死南州爲之罷市巷哭者聲相接葬于峴山百姓望其碑者輒淚流謂之墮淚碑

童不歌謠　秦五羖大夫百里奚卒秦人巷哭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下馬陵　董仲舒墓在長安人思其德過者下馬人謂之下馬陵後世誤稱蝦蟆陵

扳轅卧轍　漢侯霸爲臨淮太守被召百姓扳轅卧轍願留朞年奔送百里

留鞭截鐙　唐姚崇受代日民吏泣擁馬首截鐙留鞭

止其不去

衆庶從居　魏德梁還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轉館陶長既至老幼如見父母二縣父老爭請留之郡不能決會使者至乃斷從貴鄉館陶衆庶從而居者數百家

與侯同久　柳不華武岡路總管守境衛民幾二十年民歌之曰前有公綽武岡父母今之郡侯無乃其後足我衣食安我田畝我子我孫與侯同久

不犯遺錢　鄭棨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棨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爲斂兵州獨完秩滿去遺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曰鄭使君錢不敢犯

天賜策　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漢武帝朝廷尉時張

湯持法嚴而比干務平恕所全活者數千人淮南號

曰何公忽有老嫗造門曰先世有陰德公之身又治

獄多平反今天賜策以廣公後因出懷中策九百九

十枚曰子孫佩印符者如此算

再任　陶侃再為荊州黃霸再為潁州郭伋再為并州

陳蕃再為樂安寇恂再為河南耿純再為東郡

降黜　貪鄙

咄咄書空　殷浩晉被黜談咏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胡椒八百　唐元載受賄後事敗有司籍其家鍾乳五百輛胡椒八百斛他物不可勝計

簠簋不飾　賈誼策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則曰簠簋不飾

圍棋獻賂　蜀刺史安重霸性貪賄州民有油客鄧姓者貲財鉅萬重霸名與圍棋令侍立下子過于籌算終日不下數子十鄧倦立且飢餒不堪次日又召或曰本不為棋何不獻賄鄧獻金三錠獲免

拔釘錢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移鎮永興百姓欣賀曰拔却眼中釘矣在禮聞之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一千名曰拔釘錢

捋鬚錢　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為不法嘗入覲廬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計日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視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

破賊露布　李義甫為相楊行敎白其贓私詔司刑劉祥道與三司雜訊除名流嶲州或作河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甫府露布榜于衢

京師白𫟼　後魏元修義為吏部尚書惟事賄賂官之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𫟼

夜航船卷之八

古剡陶菴老人紬

文學部

經史上

十三經　易經書經詩經春秋禮記論語孝經爾雅左傳公羊穀梁周禮禮儀

伏羲始則龍馬作易神農始即其方列為八卦帝王為傳國之寶

三易　夏易連山其卦首艮商易歸藏其卦首坤周易首乾伏羲定卦名文王為彖辭周公為爻辭孔子為十翼而易道始備

十翼　孔子作十翼上彖傳一下彖傳二上文傳三下文傳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

十

伏羲始則元龜爲洛書神農因之始制筮黄帝因之始制卜

昔武庫火古河圖始無傳今誤以洛書爲河圖以狎時龜文爲洛書

商瞿子木始受易於孔子秦失說卦三篇河内女子始得之

洪範九疇　天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

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稽疑　稽疑建擇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其兆為水曰霽其兆為火曰蒙其兆為木曰驛其兆為金曰克其兆為土曰貞內卦為貞曰悔外卦為悔

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事蕃蕪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三墳五典　三皇之書曰三墳五帝之書曰五典抱朴子云五典為筌蹄三墳為金玉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墳大也三墳者山墳氣墳形墳也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發動長育生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

九丘八索　九州之志曰九丘八卦之說曰八索

金簡玉字　大禹登宛委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之書

言治水之要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為山海經

六義詩　詩經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

卜商始序詩轅固作傳為齊詩申公作訓詁為魯詩浮
丘伯授授毛萇作古訓為毛詩毛亨授

五始　春秋義有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
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有國之始

三傳　左傳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
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二戴　漢宣帝時東海后倉善説禮于曲臺殿撰禮一
百八十篇曰后氏曲臺記后倉傳於梁國戴德及德

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為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毛詩　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以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毛詩

汲冢周書　束晳傳晉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蝌蚪文字雜亂寫經書晳為著作隨宜分析皆有攷證曰汲冢周書

樂記　漢文帝始得竇公所獻周公大司樂章河間獻王與毛生采作樂記

漆書　杜林於西川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巻衛宏徐巡來學林授于二子得遂後得傳

壁經　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欲以為宮聞壁中琴瑟絲竹之聲得古文尚書武帝乃詔孔安國較定其書

斷書　孔子斷書百篇魯恭王始得孔勝所藏於壁定五十九篇伏生稱為尚書

石經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與大史令單颺等正定五經刊石謂之石本五經衡陽王鈞始細書為巾箱五經

集註　易經程註朱註詩經朱註書經朱熹壻蔡沉註春秋今從胡傳禮記陳皓註皓字青蓮以其娶再醮

故不入孔廟

武經七書　孫子吳子尉繚子司馬兵法李靖三畧六韜

佶屈聱牙　韓愈進學解曰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入室操戈　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而伐吾乎

二十一史　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北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

芬後周書李延壽南史宋齊梁陳北史魏齊周隋魏
徵隋書宋祁歐陽修唐書歐陽修五代史脫脫宋史
遼史金史宋濂元史

亥豕　子夏見讀史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
非也己亥渡河耳問之魯史果然

無一字潦草　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草稿數千餘卷
顛倒塗抹無一字潦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瓠史　梁有僧南渡賫一葫蘆有漢班仲堅漢書草藁
宣城太守蕭琛得之謂之瓠史

即壞己作　陳壽好學善著述少仕蜀除著作郎撰三
國志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所著即壞己

作

探奇禹穴　太史公曰遷二十四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乃紬石室之書作史記

諸子有一百八十九家故曰百家

石勒讀史　石勒目不知書使人讀史聞酈食其請立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修唐書　宋祁修唐書大雪添帟幕燃椽燭擁爐火諸妾環侍方草一傳未完顧侍姬曰若輩向見主人有如是否一人來自宗室曰我大尉遇此天氣只是擁

爐下幕命歌舞閒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祁曰自不惡乃閤筆掩卷起遂飲酒達旦

下酒物　蘇子美豪放好飲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酒爲率公密覘之蘇讀漢書張良傳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臣賜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得難遇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修史人　李至剛修國史只服士人衣巾自稱修史人李至剛館中諸公聞之大笑呼爲羞死人李至剛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傳七十二

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傳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索米作傳　陳壽嘗為諸葛武侯書佐受撻百下其父亦為武侯所髠故蜀志多誣罔又丁廙丁儀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一佳傳丁不與竟不為立傳

雷震几　陳子桱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為鄭王雷忽震其几陳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桱之臂亦不換矣

直書枋頭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公所言若此史

遂行自是闗君門户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愈卞急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為妓詈祖　歐陽永叔為推官眤一妓為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武肅王重斂民怨睚眦之隙累及先人賢者尚亦不免

心史　鄭所南作心史醜元思宋以鐵函重匱沉之古吳眢井至明朝崇禎戊寅凡三百五十六年而此書始出

明不顧刑辟　孫可之曰為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鬼怯若㮛避于其間其書可燒也

五代史韓通無傳　蘇子瞻問歐陽修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修竊於此有善善惡惡之志子瞻曰韓通無傳烏得為善善惡惡乎公默然

趙盾弒君　趙穿殺弒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史評　晋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贗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為新書之簡不若為南北史之繁與其為宋史之繁不若為遼史之簡

書籍

二酉藏書　大酉山小酉為軒轅黃帝藏書之所

蘭臺秘典　漢朝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石室紬書　司馬遷為太史紬金匱石室之書紬謂綴集之也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緘封之愼重之至也

家有賜書　班彪家有賜書好名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莫下不造門

南面百城　李謐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産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三十乘　晉張華好書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凡天下奇
秘世所未有者悉在華所有博物志行世
曹氏書倉　曹曾積書萬餘卷及世亂曾慮書籍散失
乃積石為倉以藏書籍世名曹氏書倉
五車書　莊子五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八萬卷　齊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雖秘書
之省自謂過之
三萬軸　唐李泌家積書三萬軸韓詩云鄴侯家多書
架插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黄卷　古人寫書皆用黄紙以黄蘗染之驅逐蠹魚故
曰黄卷有錯字以雌黄塗之

殺青　古人寫書以竹為簡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先於火上炙去其汗殺其竹青故又名汗簡

鉛槧　上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為之而書以漆或用板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槧之說

緗帖　古人書卷外必有帖藏之如今裹袱之類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真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班竹帖送寺

四部　唐經籍志玄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號甲經部赤牙籤乙史部綠牙籤丙子部碧牙籤丁集部白牙籤

芸編　芸香草能辟蠹藏書者用以薰之故書曰芸編

古詩芸葉薰香走蠹魚

書樓孫氏　孫祈六世祖長孺喜藏書數萬餘卷置之樓上人謂之書樓孫氏

汗牛充棟　陳文通之書居則充棟棟出則汗牛

懸國門　呂不韋集呂氏春秋成暴之咸陽市懸千金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人莫能增損

市肆閱書　王充好博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鬻書輙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著論衡八十五篇

帳中秘書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秘之帳中以為談助後王郎得其書及還洛下

時人稱其才進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藏書法　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刺夾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蔡邕遺書　蔡琰歸自沙漠曹操問邕遺書琰曰亡父遺書四千餘篇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因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入文典

遺誤

嘉則殿　隋煬帝嘉則殿書分三品有紅琉璃紺琉璃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仙帝幸書室踐暗機則飛仙收幔而上廚扉自啓帝出扉自閉如初隋之藏書計三十七萬卷

補亡書三篋　漢張安世博學武帝幸河東亡書三卷篋詔問羣臣俱莫能知惟安世識之為寫原本補入後帝購求得書以相較對並無遺誤

博洽

舌耕　漢賈逵通經術門徒來學不遠千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書廚　陸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謂過之及與語澄談及所遺編數百數條皆儉所未睹乃歎服曰陸公書廚

學府　南史梁昭博及古今人稱為學府

人物志　唐李守通曉天下人物臧否世號肉譜虞世南曰昔任彥升通曉經術世號五經笥今以守為人物志可乎

九經庫　唐谷律耶博通經術為世所重號九經庫又

房暉遠博聞洽記學者稱為五經庫

稽古力　漢桓榮性嗜學明帝時拜太子太傅以所賜車馬陳於庭謂諸生曰此稽古力也

柳篋子　唐柳璨還左拾遺公卿競托為箋奏時譽日富以其博學號柳篋子

五總龜　唐殷踐猷博通經典賀知章稱之曰五總龜
龜千歲一總問無不知為秘書省學士

行秘書　唐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即秘書也

八斗才　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定繼之

捫腹藏書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富圖籍玠游其精舍輒覽記既而曰崔氏書被人盜盡崔遽令檢之玠捫其腹曰已藏之腹笥矣

三萬卷書　吳萊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勝跡名山必盤桓許久嘗語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章縱能亦兒女語耳

了却殘書　朱晦翁答陳同文書奉告老兄且暮相攛留取閒漢在存山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書淫　劉峻家貧好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髻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從往祈借崔慰謂之書淫

勤學

帳中燈焰　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頂如墨及貴夫人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焰之跡也

傭作讀書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值曰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

帶經而鋤　倪寬受業於孔安國時行賃作帶經而鋤力倦少休息即起誦讀

燃葉　柳燦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燃燈葉讀書

圓木警枕　司馬光常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即起讀書學無不通

穿膝　管寧家貧好學坐藜床五十餘年未嘗箕股當

燃糖自照　顧歡家貧鄉中有學舍歡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或燃糖自照

邢邵任丘人少游洛陽遇雨乃杜門五日讀漢書悉强記無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與温子昇齊名官太常卿兼中書監國子監祭酒朝士榮之雅性脱畧不以位望自尊止卧一小室未嘗内宿自云嘗晝入内閣為犬所吠

膝處皆穿

燃糖自照　顧歡家貧鄉中有學舍歡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或燃糖自照

邢邵任丘人少游洛陽遇雨乃杜門五日讀漢書悉强記無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與温子昇齊名官太常卿兼中書監國子監祭酒朝士榮之雅性脫畧不以位望自尊止卧一小室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為犬所吠

著作

安字挾風霜　淮南王劉安撰鴻烈二十一篇字字皆挾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月露風雲　隋李諤書云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文陣雄師　唐蘇頲文章思若泉湧張九齡謂同列曰蘇生之文俊贍無敵真文陣雄師也

詞人之冠　唐張九齡七歲能文太宗時為中書舍人時號為詞人之冠

文章宿老　唐李嶠為鳳閣舍人富才思文冊號令多屬為之前與王楊接跡中與崔蘇齊名學者稱為文

章宿老

口吐白鳳　漢楊雄作甘泉賦才思豪邁賦成夢口吐白鳳

咽丹篆　唐韓愈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强吞之傍有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如物咽自是文章日麗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

錦心繡口　唐李白送弟序曰弟心肝五臟皆繡口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毫霧散也

宮體輕麗　唐高祖紀東海徐摛文體輕麗時人謂之宮體

自出機杼　祖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

機杼成一家筋骨何能共人作生活也

倚馬奇才　桓温北征鮮卑名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停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文不加點　江夏太守黄祖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命禰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辭采甚麗

干將莫鄒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曰邕之文如干將莫鄒難與爭鋒但虞其傷缺耳

洛陽紙貴　左思作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邢邵文章典麗每文一出京師傳寫為之紙貴

此愈我疾　陳琳少有辯才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瘋是日卧讀琳檄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臺閣文章　歐文忠曰文章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王安石曰文章須官様豈亦謂有臺閣氣耶

捕龍搏虎　柳宗元曰人見韓昌黎毛穎傳大𥬇以為奇恠余讀其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

捕長蛇騎生馬　唐孫樵書玉川子月蝕歌韓吏部進學觧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鞍勒騎生馬

驅屈宋鞭揚馬　李翰林集序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

點鬼簿算博士　唐王勃楊烱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目對謂之算博士

玄圃積玉　時人目陸機之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造五鳳樓　韓浦與弟洎皆有文名洎嘗曰予兄文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文是造五鳳樓手浦因寄蜀箋與洎曰曰十樣鸞箋出益州近來新寄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

夢滌腸胃　王仁裕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

滌之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有詩百巻號西江集

鼠坻牛場　楊雄曰雄爲太玄經猶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穀飽邦民否則爲坻糞棄之於道已矣

帖括　帖者簿籍之義以帖籍賅括義理而誦之

訡癡符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巻自鏤板以行識者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訡癡符也

焚棄筆硯　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茂先嘗謂之曰人之爲文章常患才少而子患才多機弟雲曰茂先見兄文輒欲焚棄筆硯

齊丘竊譚峭　五代時宋齊丘欲竊譚景升化書以為己作乃投景昇於江後漁人撒網獲景昇尸手中持化書三卷遂改齊丘子為譚子化書

郢削　莊子郢人堊（音惡）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故求人筆削其詩文曰郢削

藏拙　梁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以遺陵命傳之江左陵還渡江而沉之從者問故曰吾與魏公藏拙

韓山一片石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所作韓山碑或問北方何如信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

餘若驢鳴犬吠耳

福先寺碑　裴度修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判官皇甫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亟謝隨以文屬湜湜飲酒揮毫立就度酬以車馬玩器約千緡湜怒曰碑三千字每字不直絹三疋乎度又依數酬之湜又致索文致窟度笑曰文已妙絕增一字不得矣

聰明過人　韓文公嘗語李程曰愈與崔丞相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着文章

者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銀管書之文章華麗者班竹管書之

杜撰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庭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以妄言謂之杜撰或云杜默非也杜默以前遂有斯語

千字文　梁散騎員外周興嗣犯事在獄梁王命以千字成文即釋之一夕文成鬚髮皆白

兎園冊　漢梁孝王有圃名兎園孝王卒太后哀慕之景帝以其園令民耕種乃置官守籍其租稅以供祭祀其簿籍皆俚語之故鄉俗所誦曰兎園冊

書肆說鈴　揚雄曰好學而不要諸尼仲尼書肆也好

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

昭明文選六臣註　六臣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並唐人銑向周翰皆處士

艾子　東坡有艾子一編並是笑話初不解其書後見襍記云宋仁宗灼艾令優人競說笑話以忘其痛艾子命書亦此意也或云子由灼艾東坡作此以分其痛

四本論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户外遥擲便回急走

莊子郭註　晉向秀註莊子南華經剖析玄理郭象竊之以己名行世

敘字　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

顏魯公書　顏魯公所著書有夫大言小言樂語滑語讒語醉語皆不傳

无字　周易無作无晉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今於无上加一點是古既字

三都賦序　徐文長曰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大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詩詞

伏羲始為長短句詩漢武帝始為聯句詩曹植始為絕句詩沈佺期始為律詩

舜始為四言漢唐山夫人始為三言詩枚乘十九首始為五言詩唐始為排句宋始為集句

顏延年謝元暉始唱和元微之李白始唱和次韻顏魯公始押韻

宋周顒始為四聲切韻又沈約四聲譜夏侯該四聲韻畧

唐孫愐始集為唐韻

魏孫炎始為反切字本西域二合音如不可為叵、而已為耳之類僧守溫始為三十二字母

樂府　漢武帝始郊廟燕射咸著為篇章無總衆體制

樂府本騷九歌招魂

李延年始造樂府新聲二十八解本胡曲造右為章魏晉以來皆為解

唐始變樂府為詞調宋始變詞調為長短篇

晉荀勗始為清商三調本周房中為平調清調瑟調漢房中為楚調又側調生於清調總謂相和調

清商傳江左為梁宋新聲始尚辭謂歌辭漢時但有其音耳夷伊那何之類則聲也大曲有艷在曲前有趨有亂在曲後

隋煬帝始倚聲命辭或云起于唐之季世王涯始曲中填辭一云張泌然六朝已有之李白

始為小辭

詩體 嚴滄浪云詩體始於國風三頌二雅流為離騷古樂古選 十九首 後有建安體 漢萬年曹氏父子及鄴中七才子之詩 黃初體 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正始體 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 太康體 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之詩 元嘉體 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 永明體 齊年號齊諸公之詩 齊梁體 通兩朝而言之杜云恐與齊梁作後塵 南北朝體 通魏周言之與齊梁一體也 初唐體 猶襲陳隋之體 盛唐體 開元天寶之詩 中唐體 晚唐體 宋元祐體 黃山谷蘇東坡陳后山劉後村戴石齋之詩

唐詩品彙總論曰畧言之則有初唐盛中晚之不同詳言之貞觀永徽之時虞世南魏徵諸公稍離舊習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因加美麗劉希夷庭芝有閨帷之作上官昭容有婉媚之姿此初唐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嶠文章宿老沈佺期宋之問之新聲蘇頲張說之大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初間則李翰林白之飄逸杜工部甫之沉鬱孟襄陽浩然之清雅王右丞維之精爽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雋拔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雄快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歷貞元間則有韋蘇州應物之瀟雅劉隨州長卿之閒曠錢起

郎士元之清贍皇甫冉曾之競秀秦公緒系之山林李從一嘉祐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宗元之超然復古韓昌黎愈之博大沉雄張籍王建樂府得其故寔元白敘事務得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恠孟郊賈島之瘦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元以後則有杜牧之牧之豪縱溫飛卿庭筠之綺靡李義山商隱之隱僻許用晦渾之對偶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玉此晚唐變態之極矣

詩評　敖陶孫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

在霄舒養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
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
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走注坡白樂天如山
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着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
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調瓊流光自灼李
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
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
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
優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
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寳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環
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

眩百怪終歸渾雄歐文忠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王荆石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王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新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山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述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語覺爽儁而詳似穩妥惟少為宋人曲筆耳故全錄之

苦吟　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至袖手皆穿王維則走入醋甕皆苦於吟者

警句　楊徽之能詩太宗寫其警句於御屏僧文寶謂以天地浩露滌筆於金甌雲雪盤方與此詩神骨相投

推敲　賈島於京師驢背得句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既下敲字又欲下推字揀之未定引手作推敲勢時韓愈權京兆尹島不覺衝其前導擁至尹前具道所以愈曰敲字佳矣與並轡歸為布衣交

柏梁體　七言詩始于漢柏梁體武帝作柏梁臺詔羣臣能詩者得上座凡七言每句用韻各述其事

古錦囊　李賀工詩每旦出騎款段馬從小傒奴輩背古錦囊遇所得即內之囊中母見之曰是兒嘔出心

肝乃已

壓倒元白　唐寶歷中楊嗣復大宴元稹白居易亦與賦詩惟楊汝士最佳元白難歎服汝士醉歸語其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詩中有畫　王維工於詩畫東坡曰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楓落吳江冷　崔信明鄭世翼遇諸江中世翼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頗見其餘信明欣樂出衆篇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遠去

依樣葫蘆　宋陶穀久在詞林太祖曰頗聞翰林皆簡舊本換詞語後俗謂之依樣葫蘆後陶穀作詩書玉

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賣平天冠　宋廖融精于詩學多有生徒太宗曰詞賦策論取士融生徒多引去融曰岑豈知今日之詩道一似大市賣平天冠並無人問

技癢　懶真子云老杜哀鄭虔詩有薈蕞何技癢之句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搔癢也

投溷中　李賀有表兄與賀有筆硯之仇恨賀傲忽賀死復紿取其稿盡投溷中

點金成鐵　梁王籍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荆公改用其句曰一鳥不鳴山更幽山谷笑曰此點金

成鐵也

易吾肝腸　張籍愛杜甫詩取其集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賈島佛　李洞慕賈浪仙詩鑄銅像事之如神嘗念賈島佛

偷詩　楊衡初隱廬山有竊其詩以登第者衡後亦登第見其人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愛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詆詩　張率年十六作頌賦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約訥更句句嗟稱無字不妙率曰此率作也訥慚而退

愛殺詩人　唐宋之問劉希夷詩有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懇乞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
殺之
出詩示人　殷浩少與桓溫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
何如我殷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殷嘗作詩示桓
桓玩侮之曰卿慎弗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也

歌賦

伏羲氏有網罟之歌始為歌葛天氏操牛尾投足歌八闋始分闋孔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塗山氏禹妃歌候人始為周南召南有娀氏感飛燕始為北音周昭王時西瞿徙宅西河始為西音今歌曲統謂南北音涼州伊州甘州渭州皆西音並為北歌曲

黃帝命岐伯為鼓吹凱歌漢為鐃歌本鼓吹

漢始有雜歌艷歌倚歌蹈歌始為相和歌本謳謠絲竹相和執節而歌

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謳始以聲為主尚歌

梁武帝本吴歌白紵始改子夜吴聲四時歌

田横從者始為薤露蒿里歌魏繆襲始以挽歌為辭

郊祀歌三言四言謝莊歌五帝三言九言依五行數

漢歌篇八句轉韻張華夏侯湛兩三韻轉傅玄改韻

頗數王韶之顔延之始四句轉韻賒促得中

鐃吹　唐柳子厚作鐃歌鼓吹曲十二篇歌唐戰功

檀來歌　周世宗南征軍士作檀來歌聲聞數十里

陽春白雪　文選客有歌于郢中者始為下里巴人國中和者數千人為向陽薤露和者數百人為陽春白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襍以流徵和者不過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柳耆卿為屯田員外郎初名三變自作詞云才子詞人
自是白衣相後有薦于朝者仁宗曰此人風前月下
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自稱奉聖旨填詞柳三變

纂組成文　司馬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
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
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也

登高作賦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禦喪紀
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

五經鼓吹　孫綽博學善屬文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
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雕蟲小技　或問楊子雲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

雕蟲篆刻既而曰壯夫不為也

風送滕王閣　都督閻伯嶼修滕王閣落成設宴屬壻吳子章預作滕王閣賦出以誇客王勃自馬當順風行七百餘里至南昌與宴及遜作賦受筆札而不辭都督大怒命吏伺其落句即報至落霞秋水句督都曰此天才也命其壻輟筆

海賦　張融為海賦徐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不道鹽耳融即援筆增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木華海賦　木華作海賦思路偶澁或告之曰何不於海之上下四旁言之華因其言海賦遂成

八义手　温庭筠工賦每入試作賦八义手而八韻成

又言庭筠作賦未嘗起草一吟一韻場中號温八吟

亦號温八义

書簡

伏羲始制契以木刻書黃帝始以刀書舜始以漆書中古磨石汁書

黃帝始鑄文於鼎彝周宣王始刻文於石五代和凝始刻書於梨板

隋文帝爲印板馮道請唐明宗行印板始印五經始依石經文字刋九經板宋眞宗始摹印司馬班史諸史板

鯉素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尺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有加飡飯下有長相思

雲錦書　李白詩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書爲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書留綺窗前開緘方一笑乃是故人傳

青泥書　後鄧漢鄧訓爲上谷守故吏知訓好青泥封書遂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以遺訓

飛奴　張九齡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投之呼爲飛奴

代兼金　陸機詩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

寄飛燕　江淹詩袖中有短札欲寄雙飛燕孟郊詩欲寫加字寄之西飛翼

白絹斜封　盧仝謝孟簡惠茶歌日高丈五睡正濃將

軍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

十部從事　晉劉弘為荊州刺史每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莫不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家書萬金　王筠久住沙陽一日得家書曰抵得萬金也杜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風月相思　周弘讓答王褒書蒼雁頳鱗時留尺素清風明月俱寄相思

千里對面　唐高祖曰房玄齡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如對面談

不為置書郵　晉殷浩還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人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

者自浮殷洪喬不能為致書郵

字學彙入羣書文章

神農始爲歷日　文王始爲經書周公始爲政書　黄帝受玄女始爲兵符呂望始爲韜畧　周公始爲四方志李悝次諸國律始爲法經　周公始爲稗官戰國時始爲小說宋高宗始爲詞話　神農嘗百藥始著方書黄帝與岐伯問答雷公受業著内外經巫妎古六歲以下小兒壽殀著顱顖經　漢甘公始爲命書唐舉始爲相書郭璞始爲風水書　景慮始口授大月氏王使尹存浮屠經蔡愔秦景始奉使得天竺佛書梁武帝合五千四百卷爲三藏　黄帝使史甲作戒始著書成湯始譔書名𠤎鐥各　黄帝始爲銘爲

箴帝嚳始為頌　伏羲始為記事司馬遷始為紀沈約始為類事　子夏始為序公羊高始為註鄭玄始為牋釋趙岐始為題跋　莊周始為說田駢始為辨荀卿始為論解　夏啓始為檄伊尹始為訓　黃帝始為傳周公始為誄　鬻熊始為子庾仲容始為鈔劉歆始為集　南朝始為文為筆（今詩文通稱大筆）　晉宋始為文受禮隋始受錢唐始盛　漢始稱貫達為古耕唐始稱王勃為筆耕（以為文取豐金也）　高穎始索潤筆（時為）

（鄭釋州沛國制）封王隱君始歌賣文（段湛賣文）

任昉文章緣起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作四言詩前漢楚王傅韋孟諫楚王戊戊詩五言詩漢騎都尉

李陵與蘇武詩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作七言詩漢武帝柏梁臺連句九言詩魏高貴鄉公作賦楚大夫宋玉作歌荆軒作易水歌離騷楚屈原作詔起秦時璽文秦始皇傳國璽冊文漢武帝封三王冊文表淮南王安諫代閩表讓表漢東平王蒼上讓表驃騎將軍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對賢良策漢太子家令鼂錯上疏漢中大夫東方朔啓晉吏部郎山濤作選啓作奏記漢江都相詣公孫弘奏記牋漢護軍班固説東平王牋謝恩漢丞相魏相詣公車謝恩令漢淮南王謝羣公令奏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駁漢吾丘壽王駁公孫弘禁民

不得挾弓議論王褒四子講德論議漢韋玄成奏罷
郡國廟議彈文晋劉州刺史王深集禊彈文　騷漢
楊雄作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教京兆尹王尊
出教告屬縣封革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白事漢
孔融主簿作白事書移書漢劉歆移書諫太學博士
論左氏春秋銘秦始皇會稽山刻石銘箴楊雄九州
百官箴封禪書漢文園令司馬相如讚司馬相如作
荆軻讚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序漢沛郡太守作
鄧后序引琴操有箜篌引志錄楊雄作記楊雄作蜀
記碑漢惠帝四皓碑碣晋潘尼作潘黃門碣誥漢司
隷從事馮衍作誓漢蔡邕作艱誓露布漢賈弘為馬

超代曹操作檄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明文
漢泰山太守應邵劭作對問宋玉對楚王問傳漢東
方朔作非有先生傳上章孔融上章繳大中大夫解
嘲楊雄作訓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生訓樂府即
古詩各體詞漢武帝秋風詞旨後漢崔駰作達旨勸
進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喻難漢司馬相如喻
巴蜀并難蜀父老文誡後漢杜篤作女誡弔文賈誼
弔屈原文告魏阮瑀為文帝作舒告傳贊劉歆作列
女傳贊謁文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析文後
漢傳毅作高闕析文祝文董仲舒祝日蝕文行狀漢
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元相行狀哀策漢樂安相李

亢作哀和帝哀策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
哀頌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誄漢武
帝公孫弘誄悲文蔡邕作悲温舒文祭文後漢車騎
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挽詞魏
光祿勲繆襲作發漢枚乘作七發離合詞孔融作四
言離合詩連珠楊雄作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歌
詩枚乘作麗人歌詩遺命晉散騎常侍江統作圖漢
河間相張人作玄圖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
約王褒作童約
伏羲命倉頡沮誦始造字倉頡造字天雨血鬼夜哭龍
乃潛藏

六書　蒼頡造字有六書一曰象形謂日月之類象日月之形體也二曰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三曰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指其事以為言也四曰會意謂武信之類止戈為武人言為信會合人意也五曰轉註謂考老之類左右相轉以為言也六曰諧聲謂江河之類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

字祖　蝌蚪書乃字之祖也庖犧氏有龍瑞作龍書神農有嘉穗作穗書黃帝因卿雲作雲書堯因靈龜作龜書夏后氏作鍾鼎有鍾鼎書朱宣氏有鳳瑞作鳳書周文王因赤雁啣書武王因丹鳥入室作鳥書因

白魚入舟作魚書

周宣王史籀始為大篆名籀篆李斯始為小篆名玉筯篆

歷朝斷書　倉頡而降凡五變古文蝌蚪籀篆隸草

秦書八體　大篆小篆刻符書鳥有雲脚印符用虫書摹印曲體印用亦名繆篆署書即蕭何題筆未央殳書隨勢書隸書

漢六體　試吏古文奇字篆隸繆篆虫書

唐定五體　古文大篆小篆虫書隸

張懷瓘十體斷書　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章草行書飛白

唐度之十體　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飛白薤葉本務先懸針垂露表章用　三曹喜作鳥書連珠

宋十二體　殳書傳信鳥書刻符蕭籀署書芝英書漢武帝植芝作氣候直時書相如采日辰虫形作鶴頭書漢詔板用偃波書鶴頭纖亂者轉宿篆司馬子韋以熒惑退舍作蚕書秋胡妻作

小篆體八　八鼎小篆薤葉垂露懸針纓絡劉德昇觀星作柳葉衛瓘作剪刀韋誕作外國胡書按阿馬兒抹王

字數　沈約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

八分書　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

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書

章艸　漢元帝時黄門舎人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隷

體謂之章草

書畫

蘭亭真本　王右軍寫蘭亭記韶媚遒勁謂有神助後再書數十餘幀俱不及初本右軍傳於徽之徽之傳七世孫智永智永傳弟子辯才辯才被御史蕭翼賺入庫內殉葬昭陵

草聖草賢　晉張旭善草書飲酒大醉呼叫狂走或以髮濡墨而書人稱之草聖　崔瑗善章草人稱之草賢

怒猊渴驥　唐徐浩書張九齡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也在書家為難世狀其法如怒猊決石渴驥奔泉

家雞野鶩　晉庾翼少時書與右軍齊名學者多宗右

軍庾不忿與都人書云小兒輩乃厭家雞反愛野鶩

皆學逸少書

伯英筋肉　晉衛瓘索靖俱善書時謂瓘得伯英之筋

靖得伯英之肉

池水盡黑　張奐長子芝字伯英好草書學崔杜法家

之布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為之盡黑

遊雲驚鴻　晉王羲之善草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遊

雲矯若驚鴻

龍跳虎卧　晉王右晉軍善書人謂右軍之書如龍跳

天門虎卧鳳闕

風檣陣馬　宋米芾善書東坡云元章平生篆隸真行

草書分為十卷風檣陣馬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而已

柿葉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遂于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逐日取以學書歲久乃盡

綠天菴　懷素喜學書種芭蕉數萬株取其葉以代紙號其所曰綠天菴

駐馬觀碑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竚立疲倦則席地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鐵戶限　智永右軍七世孫精於書法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為穿乃用鐵葉裹之人號鐵

户限

溺水持帖　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雲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襆被皆渰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

鍾繇掘墓　魏鍾繇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恡不與繇乃自搥胸嘔血魏祖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使盜掘其墓得之由是書法更進日夜精思卧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子會字士季書有父風

字以人重　書法擅絕技者每因品重非其人柢貽玷

耳故曹操書法雖美不傳褚僕射顏魯公柳少師則
則家藏寸紙珍若尺璧不專以字重也

換羊書　王魯直謂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為換鵝書韓
宗儒每得公一帖即于殿帥姚許麟換羊肉十數斤
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一日坡在翰苑以聖節撰著
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
急公笑語曰之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見書流涕　王羲之十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于其
父枕中竊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不盈期月書
便大進衛夫人見之語大常王榮曰此兒必見用筆
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法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

名

書不擇筆　唐裴行儉工草隷每曰褚遂良非精紙佳筆未嘗肯書不擇筆墨而硏捷者惟予與虞世南耳

五雲佳體　唐韋陟封郇公善草書使侍妾掌五彩箋裁答授意陟惟署名人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號郇公五雲體

登梯安榜　韋誕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誕登梯書之旣下頭鬢皓然因敎兒孫勿復學書

換鵝書　山陰一道士養好鵝右軍往觀意甚喜因求市之道士云爲我寫道德經當舉鵝相贈耳右軍欣然寫畢籠鵝以歸或問曰鵝非佳品而公愛之何也

右軍曰吾愛其鳴喚清長

寢食其下閣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

畫龍點睛　張僧繇避侯景來奔湘東嘗于天皇寺畫龍不時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所在

畫壁魚　唐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方欲點染藻荇有客叩門出看尋失去畫魚使人覓之乃風吹入地拾起視之魚竟失去止剩空紙後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諭之曰卿所畫壁常夜聞水聲真入神之手思訓開元中除

衛將軍與其子道昭俱得山水之妙時號大李大小李

畫牛隱見　唐太宗時李至獻畫牛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莫曉其故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晝見夜隱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晝隱夜見

滾塵圖　唐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上畫六馬滾塵圖明皇最愛玉面花驄後失之止存五馬

畫龍禱雨　曹不興嘗于溪中見赤龍夭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帝取不興畫龍置之水傍應時雨足

畫鷹逐鴿　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污穢佛像張

僧繇乃就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自是鳩鴿不敢復來

李營丘　李成營丘人善畫山水林木當時稱爲第一遇目矜貴生平所畫祗用自娛勢不可偪利不可取傳世者不多郭熙是其弟子

范蓬頭　范寬居山林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北宋時天下畫山水者惟寬與李成議者謂李成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遠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造神奇

董北苑　沈存中云南中士時有北苑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爲寫江南山水可爲奇峭其後建康僧巨

然祖述綿法皆臻妙理

王摩詰　唐王維字摩詰别墅在輞川甞畫輞川圖山谷盤鬱雲水飛連意在塵外怪生筆端秦太虛云予病高符仲攜輞川圖示予曰閱此可愈病予喜甚恍然若與摩詰同入輞川數日病愈

李龍眠　舒城李公麟號龍眠工白描人物遠師陸吳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作畫多不設色純用澄心堂紙為之唯臨摹古畫用絹素著色筆法如行雲流水當為宋畫中第一

畫仕女　仕女之工在于得其閨閤之態唐周昉張萱五代杜霄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

畫聖　北齊楊子華畫馬于壁上每夜聞蹄齧長鳴如索水草人謂之畫聖

朱傳粉鏤金佩玉以為工

畫人物　人物于畫最為難工顧陸世不多見吳道子畫家之聖至宋李龍眠一出與古爭先得龍眠畫三紙可敵道子畫二紙可敵虎頭畫一紙其輕重相懸類若此

南史蕭賁竟陵王子良之孫善書畫常於扇上為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頰上三毛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三毛神采愈俊畫殷荊州像荊州目眇顧乃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如輕雲之蔽日殷貴其妙

周昉傳真　周昉善傳真郭令公為其壻趙縱寫照令

韓幹寫復令昉寫莫辨其優劣趙國夫人曰二畫俱似前畫空得趙印形貌後畫兼得其神氣性情笑語之姿

一丘一壑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岩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鄭虔三絶　唐鄭虔善畫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絶

傳神阿堵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畫風鳶　郭恕先鷹岐山下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

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疋素郭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絶

維摩像　顧愷之于瓦棺寺畫一維摩相閉户揣摩百餘日畫畢將欲點睛謂僧曰第一日開者令施十萬第二日五萬第三日開如例及開光明焰寺施者填門

畫花鳥　五代時黄荃與子居寀並畫花卉謂之寫生妙在傅色不用筆墨俱以輕色染成謂之没骨圖江南徐熙先落筆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著色故骨氣丰神為古今絶筆

韓幹為　唐明皇令韓幹覩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

觀也陛下厩馬萬匹皆是臣師

戴嵩牛　戴嵩善畫牛畫牛之飲水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影

東坡志林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牧童見之撫掌笑曰此畫鬭牛也牛鬭力在角尾夾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鬭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鮑鼎虎　宣城鮑鼎每畫虎掃室屏人聲塞門牖穴屋取明飲斗酒脫衣據地卧起行顧自視真虎也

畫竹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鄧類莊子又

有息齋李衎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真贋錯雜

畫梅花　衡州花光長老善畫梅花黄魯直觀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又楊補之墨梅清絶

花竹翎毛　唐崔白艾宣工花竹翎毛唐人花鳥邊鸞畫如生

吳僧善畫草蟲以扇送司馬君㝠因謝云吳僧畫團扇點染成微蟲秋毫皆不爽真竊天地功

米南宫　米芾字元章天姿高邁初見徽宗進所畫楚

山清曉圖大稱旨枯木松石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家學作山水清致可掬成一家法

名畫　宋四大家南宋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祇奉名著秇苑

元四大家　趙子昂字孟頫號松雪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黃公望字可久號大癡又號一峯老人王蒙字叔明一號黃鶴山樵俱勝國時人以畫名世

不學

没字碑　五代任圜曰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其表號没字碑

腹負將軍　晉黨進官太尉目不知書一日捫腹語曰吾不負汝一家妓應曰將軍不負此腹但此腹負將軍耳

視肉撮囊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

馬牛襟裾　人不通古今牛馬兩襟裾

書簏　晉傅廸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唐李德淹貫古今而不能屬辭皆謂之書簏

杕杜　李林甫不識杕杜字謂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
陟俯首不敢應
金根車　韓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
根車昶以為誤改根為銀愈責之
弄麞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賀之曰聞有弄麞之
喜客視之掩口笑東坡詩甚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錯
寫弄麞書
蹲鴟　張九齡一日送芋於蕭炅書稱蹲鴟蕭答云惠
芋拜嘉惟蹲鴟未至然寒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
也九齡以視坐客無不大笑
紇字　魯臧武仲名紇孔子父叔梁紇紇音恨發切恨

輿軒轄而世多呼為核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因
曰汝紇字也不識

伏獵　蕭炅為侍郎不知書常與嚴挺之書稱伏臘為
伏獵挺之唉曰省中豈容伏獵侍郎乎乃出之

春菟　桓溫纂位尚書誤寫春蒐為春菟自丞相以下
皆被黜

目不識丁　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
如識一个字个字誤書丁字以其筆畫相近也

行尸走肉　拾遺記任末曰人而不學乃行尸走肉耳

心聾　列子人不涉學猶心之聾

白面書生　宋太祖欲北征沈慶之諫不可江湛之曰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曷克有濟

口耳之學　楊子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人之軀哉

文具

舜始造羊毛筆鹿毛為柱蒙恬始造兔毫筆狐狸毛為柱

毛穎　毛穎傳毛穎中山人蒙恬載以歸始皇封諸管城號管城子累拜中書令呼為中書君

蒙恬造筆　蒙恬取中山兔毫造筆右軍筆經諸郡毫惟趙國中山山兔肥而毫長可用須在仲秋月收之先用人髮杪數莖襍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裹令至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恬始造筆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皮為被所謂蒼毫

毛錐　五代史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戟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肇默然

椽筆　晋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武帝崩哀策謚議皆珣所草

鼠髮鬚筆　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張芝鍾繇亦皆用鼠鬚筆筆鋒强勁有鋒芒

雞毛筆　嶺外少兎以雞雞毛作筆亦妙即東坡所謂三錢雞毛筆東坡書歸去來辭頗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少乏遒勁是當三錢雞毛筆所書者

呵筆　李白召對便殿撰詔誥時十月大寒凍帝敕

勑宮嬪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華呵之

筆冢　長沙僧懷素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

曰筆冢

右軍筆經　昔人用琉璃象牙為管麗飾則有之然筆

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緣沈漆竹管及鏤管見

遺用之多年頗可愛玩詎必金寶雕飾方為貴乎

夢筆生花　李白少時夢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

聞天下

五色筆　江淹夢人授以五色筆由是文藻日麗後宿

野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君處多年

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嗣後為詩絕

無佳句時人謂之才盡

筆匣　漢始飾雜寶為筆匣犀象琉璃為管王羲之始尚竹管

梁簡文帝始為筆床筆四矢為一床

大手筆　唐蘇頲封許國公張説封燕國公皆文以文章顯稱望畧等時號燕許大筆手

研　黄帝得玉始治為墨海文曰帝鴻氏研○孔子為石研仲由為瓦研漢漆研晋鐵研魏銀研

溪研　唐玄宗時葉氏始取龍尾溪石為研深溪為上南唐時始開端溪坑石作研北巖為上有辟雍有樣郎官樣○宋仁宗時端谿石龍尾溪石並竭

研譜　端谿三種巖石上中下三巖西坑後歷下巖無新上中巖有新舊舊坑則龍巖汲綆黃圖三石新坑則後歷小湘唐竇黃坑蚌坑鐵坑六處俱山東其最佳子石出水中者次鴝鵒眼赤白黃色點絲緣環金線紋脈理黃白絲青絲青紋眼筋短紋火黯微班赤裂黃霞鐵線白鑽壓矢色班龍尾佳者金星次羅文紋眉子水舷棗心松紋豆班角浪刷絲驢坑又研譜稱最佳者紅絲出土中者次黑角褐金紫金鵲金黑

玉

蘇易簡研譜　端溪研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者石尤潤色如猪肝者佳若近者識山之脉理

鑿一窪自然有圓石琢而為研其值千金謂之紫石研東坡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臕胞絡以孕黝頳

即墨侯　文嵩石虛中傳南越人姓石名虛中字居然拜即墨侯薛稷為研封石鄉侯

馬肝　漢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和丹砂為丸食之則彌年不飢以拭白髮盡黑用以作研有光起

鳳咮　東坡詩蘇子一研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龍尾溪名出石可為研

龍尾研　李後主留意翰墨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研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龍尾石多產于水

中故極溫澤性本堅密扣之其聲清越宛若玉振與他石不同色多蒼墨亦青碧者石理微麁以手摩之索索有鋒芒者尤發墨

鸜鵒眼　東坡筆錄黃墨相間墨睛在內晶瑩可愛者活眼四傍漫漬不甚精明者為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為死眼活勝淚淚勝死

澄泥研　米元章云絳縣人善製澄泥研以細絹二重淘洗澄之取極細者磻為研有色綠如春波者細滑着墨不費筆

鐵研　歙文青州以熟鐵為研甚發墨五代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與喪同故斥之維翰鑄一鐵研

示人曰研敝則改業卒舉進士及第

銅雀研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研甚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云其瓦俾陶澄泥以絺綌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

結鄰　李衛公收研極多其最妙者名結鄰言相與結為鄰也按結鄰乃月神名其研圓而光故取以為喻

紙　古帛書漢幡紙蔡倫為麻紙又搗故魚網為網紙木皮為穀紙王羲之為穀藤皮紙帝王璵始以竹草為紙晉桓玄始造青赤縹姚箋紙石季龍造五色紙薛濤始為短箋

箋紙　蔡倫玉版貢餘俱襍零布破履亂麻為之經屑

表光紙晉密香紙大秦國出唐硬黃紙黃柏染段成
式雲藍紙南唐后主澄心堂紙齊高帝凝光紙蕭誠
班文紙采楮麻土穀蜀王衍霞光紙宋黃白經箋碧
雲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金花箋烏孫欄顏方叔宋
人杏紅箋露桃紅箋天水碧俱砑花竹翎鱗及山水
人物元春膏箋氷玉箋雨面光蠟色繭紙越剡藤苔
箋即漢時側理紙南越海苔為之蜀麻面薛骨金花
玉屑魚子十色牋即薛濤深紅粉紅杏紅銅綠明黃
深青淺綠雲牋
密香紙以密香樹皮為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
堅韌水漬之不潰

玉版　成都浣花溪造紙光滑以玉版爲名東坡詩溪石作馬肝剡藤開玉版○剡藤剡溪古藤極多造紙極美唐舒元輿作弔剡溪藤文言今之錯爲文者皆大汚剡藤也

蠶繭紙　王右軍書蘭亭記用蠶繭紙紙似繭而澤也

赫蹏　赫蹏薄小紙也西京雜記稱薄蹏

蔡倫紙　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典作上方方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擣以爲帋奏上之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側理紙　張華著博物志成晉武賜于闐青鐵研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一名水苔紙南人以海苔爲之

其理縱橫邪側故以為名

澄心堂紙　李后主造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相傳淳化帖皆此紙所搨宋諸名公寫字及李龍眠畫多用此紙

薛濤箋　元和初元稹使蜀營妓薛濤以十色彩箋遺稹稹于松花紙上寫詩贈濤蜀中有松花紙金沙紙襍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帋近年皆廢唯綾紋紙尚存　薛濤箋狹小便用只可寫四韻小詩

左伯紙　左伯與蔡倫時亦能為紙比蔡更精上名韋誕草詔對曰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成徑丈之勢

墨譜上古無墨竹板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齊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研欲磨墨儲瀋耳

麥光　杜詩麥光鋪几淨無瑕東坡詩香雲蘊麥光麥光𥿄名香雲墨也

李廷珪墨　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其製每松烟一斤真珠三兩玉屑一兩龍腦一兩和以生漆擣十萬杵故堅如玉能置水中三年不壞

小道士墨　唐玄宗御案上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似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小臣墨精

黑松使者是也世人有文章者皆有龍賓十二隨之
上異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陳玄 毛穎傳潁與絳人陳玄弘農陶弘會稽褚先生
友善其出處必偕

客卿 長楊賦借子墨客卿以為諷又燕人易玄光字
處晦封為松滋侯

麋隃 麋隃墨也唐高麗貢松烟墨和麋鹿膠造墨名
麋隃